

彩图版

传世经典

孟子典藏

方韬·编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传世经典

彩图版

孟子典藏

方韬◎编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典藏 / 方韬编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7


(传世经典)

ISBN 978-7-5502-1603-7

I. ①孟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儒家②《孟子》—通俗读物
IV. ①B222.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6786 号

传世经典 孟子典藏

选题策划: 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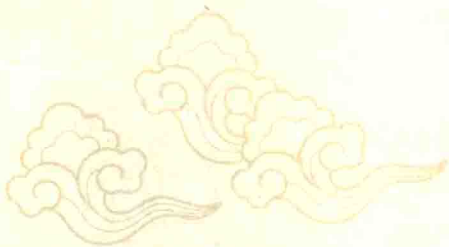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李伟

文图编辑: 樊文龙

美术编辑: 周邦雄

封面设计: 阮剑锋

版式设计: 阮剑锋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320千字 889×1194毫米 1/16 28印张

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603-7

定价: 6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82775

前言

孟子名轲，字子舆。他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，是孔圣人之后的儒家大师，后世尊称“亚圣”，或与孔子并称为“孔孟”。孟子亦追随孔子的足迹游历诸国，四处宣扬儒家仁政思想，结局也和孔子差不多，大多数情况下无人理会。最后退而讲学授徒著书，书名《孟子》。南宋时朱熹将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合在一起称《四书》，并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，成为儒家经典著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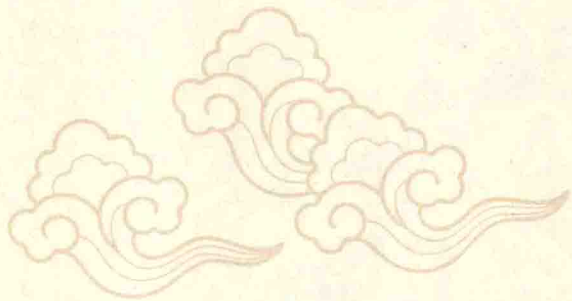
《孟子》全书分《梁惠王》、《公孙丑》、《滕文公》、《离娄》、《万章》、《告子》、《尽心》七篇。孟子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儒家学说基础上，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、施政纲领和个性修养方式等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，并以“性善”作为品德修养和推行王道“仁”的依据。孟子提出了“仁政”的政治主张。实行仁政一要制民之产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；二要爱民为先，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人民放在第一位；三要重视德治的作用。统治者实行仁政，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，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。





孟子还提出了个人的品德修养问题。认为大丈夫要有浩然正气，能“舍生取义”、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财富、地位等身外之物都比不过人格精神的高洁。《孟子》是继《论语》之后，最成熟精美的对话体散文。孟子其人以知言善辩著称，其文思想深邃，善于用喻，说理畅达，长于论辩，气势充沛。文章粗看铺张扬厉，散漫无边，其实逻辑清晰，层次井然，有理有据。孟子还善于因势利导，常常不直接攻击对方的言谈，而是顺着对方的意思说下去，让其谬论不攻自破。

此《孟子典藏》一书，以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·孟子》为蓝本，博采众长编撰而成。为方便读者阅读，采取原文、注释、译文和解读并重。其中注释以简约浅白为主，不作学理考究。译文尽可能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，追求自然流畅、通顺可读。解读是本书的亮点，注重挖掘《孟子》一书在当代的人文价值，古为今用，去粗取精，生发出对当前世界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和价值指向。此外，在每篇都加了一个概说性的导读，具体介绍有关情况，为读者总体上把握文意提供一个必备的纲要。尤可注意的是，书中切合文意的大量插图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孟子思想的平台。



目录



梁惠王上·····	〇〇一
梁惠王下·····	〇三七
公孙丑上·····	〇八〇
公孙丑下·····	一一二
滕文公上·····	一四一
滕文公下·····	一六九
离娄上·····	一九七

梁惠王上

现在通行的《孟子》或许是由东汉学者赵岐所编订。他在设定标题时非常随意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。本篇所论分为七章，主要是孟子游说各国君主时的对话，集中讨论了执政者所应具有品格和智慧。孟子详细说明了自己以“仁义”为核心的治国理念，以及这一理念得以展开的治国方略，而其淑世情怀也熔铸其中，非常令人感动。

孟子见梁惠王^①。

赵岐曰：孟子适梁，魏惠王礼请，孟子见之。

朱熹曰：梁惠王，魏侯莹也。都大梁，僭称王，谥曰惠。《史记》：“惠王三十五年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，而孟轲至梁。”

王曰：“叟^②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亦^③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赵岐曰：曰，辞也。叟，长老之称，犹父也。孟子去齐，老而之魏，王尊礼之曰：父，不远千里之路而来，此亦将有以为寡人兴利除害者乎？

朱熹曰：叟，长老之称。王所谓利，盖富国强兵之类。

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

赵岐曰：孟子知王欲以富国强兵为利，故曰：王何以利为名乎？亦有仁义之道可以为名。以利为名，则有利之患矣。因为王陈之。

朱熹曰：仁者，心之德、爱之理。义者，心之制、事之宜也。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，下又乃详言之。后多做此。

王曰：“何以利吾国？”大夫曰：“何以利吾家？”士庶人曰：“何以利吾身？”上下交征^④利，而国危矣。

赵岐曰：征，取也。从王至庶人，故言上下交争，各欲利其身，必至于篡弑，则国危矣。《论语》曰：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故不欲使王以利为名也。又言交为俱也。

万乘之国，弑^⑤其君者必千乘之家；

赵岐曰：万乘，兵车万乘，谓天子也。千乘，诸侯也。夷羿之弑夏后，是以千乘取其万乘者也。

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必百乘^⑥之家。

赵岐曰：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。百乘之家，谓大国之卿，食采邑，有兵车百乘之赋者也，若齐崔、卫甯、晋六卿等，是以其终亦皆弑君，此以百乘取千乘也。上千乘当言国，而言家者，诸侯以国为家，亦以避万乘称，故称家。君臣上下之辞。

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

赵岐曰：周制：君十卿禄。君食万钟，臣食千钟，亦多，故不为不多矣。

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履^⑦。

赵岐曰：苟，诚也。诚令大臣皆后仁义而先自利，则不篡夺君位，不足自履饱其欲矣。

朱熹曰：此言求利之害，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。征，取也。上取乎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交征。国危，谓将有弑夺之祸。乘，车数也。万乘之国者，天子畿内地方千里，出车万乘。千乘之家者，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，出车千乘也。千乘之国，诸侯之国。百乘之家，诸侯之大夫也。弑，下杀上也。履，足也。言臣之于君，每十分而取其一分，亦已多矣。若又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，则不弑其君而尽夺之，其心未肯以为足也。

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

赵岐曰：仁者亲亲，义者尊尊。人无行仁而遗弃其亲也，无行义而忽后其君长。

朱熹曰：此言仁义未尝不利，以明上文亦有仁义而已之意也。遗，犹弃也。后，不急也。言仁者必爱其亲，义者必急其君。故人君躬行仁义而无求利之心，则其下化之，自亲戴于己也。

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赵岐曰：孟子复申此者，重嗟叹其祸。此章指言治国之道，明当以仁义为名，君臣集穆，天经地义，不易之道，故以建篇立始也。

程颐曰：君子未尝不欲利，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。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。当是之时，天下之人惟利是求，而不复知有仁义。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，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

弊，此圣贤之心也。

朱熹曰：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，天理之公也。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，人欲之私也。循天理，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；徇人欲，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。所谓毫厘之差，千里之缪。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，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。太史公曰：“余读孟子书，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！利诚乱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，常防其源也。故曰‘放于利而行，多怨’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好利之弊，何以异哉？”

注释

①梁惠王：即魏惠王（前400～前319），魏武侯的儿子。“惠”是他的谥号。公元前364年，他将国都从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迁到大梁（今河南开封东北），所以又被称为梁惠王。

②叟：对老年人的尊称。

③亦：句首助词，无义。下文“亦有仁义而已矣”中的“亦”则是“但”的意思。

④交征：互相夺取。

⑤弑：在古代，居于下位的人杀害居于上位的人，称作“弑”。

⑥乘：一辆由四匹马拉动的兵车。

⑦履：满足。

◎ 译文

孟子谒见梁惠王。梁惠王问道：“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，想必会使我的国家有所获利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为何一开口，就定然要谈到利益呢？我所主张的，只不过是仁义罢了。大王说：‘怎样能使我的国家获利？’大夫说：‘怎样能使我的家族获利？’士子与普通民众说：‘怎样能使我

本人获利?’这样，上上下下互相谋取利益，国家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。（请大王试着回想一下春秋以来的历史）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度里，杀害君主的，肯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家族；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度里，杀害君主的，肯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。在万乘之中分得千乘，在千乘之中分得百乘，这些家族的产业不能不说是很多的了。但是，倘若将仁义置于脑后而把利益放在前头，那么他们不夺取全部是不会满足的。（相反）未曾有注重‘仁’的人遗弃他的父母，也未曾有注重‘义’的人怠慢他的君主。因此，大王所应提倡的只能是仁义，为什么一定要谈利益呢？”

解读

面对急功近利、穷兵黩武的梁惠王，孟子却以“仁义”相告，难怪许多人批评他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，但是仔细思索，不难发现，孟子的思考是清晰而深刻的。何谓仁义？所谓“仁”，就是爱养民众的政治理念；所谓“义”，就是循理治事的社会职责。倘若抛开二者，追求所谓的利益，那么在孟子看来，梁惠王不仅不足以实现他心目中的王图霸业，而且将使他的国家分崩离析。

首先，对于利益的盲目追逐往往会适得其反。君主或者追求开疆拓土，或者追求长生不老，或者追求奢华的享受，并为此横征暴敛，通过压榨民众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然而，追求利益的社会风气一旦形成，君主的臣民又何尝没有理由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呢？在这时，民众极力逃避兵役与赋税，官僚极力贪污腐化，还有谁去理会国家的存亡？更何况，倘若对欲望不加限制，那么它就是无穷的。不因既得利益而满足的世家大族，最终会上弑君篡位的道路。



再者，讲求仁义在实质上会带来利益。假若君主提倡仁义，并以此教化百姓，那么民众必然会奉养自己的父母，捍卫自己的国家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。当每个成员都愿意为之付出努力时，社会的和谐、国家的昌盛就有了实现的可能，进而这些成员也可从中获得物质与精神上的满足。在这时，作为国家的领导者，君主的功业又怎能说不伟大呢？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
赵岐曰：沼，池也。王好广苑囿，大池沼，与孟子游观，乃顾视禽兽之众多，其心以为娱乐，夸啗孟子曰：贤者亦乐此乎。

朱熹曰：沼，池也。鸿，雁之大者。麋，鹿之大者。

清·无款·孔孟故事图之王立于沼上


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。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”

赵岐曰：惟有贤者然后乃得乐此耳。谓修尧舜之道，国家安宁，故得有此以为乐也。不贤之人，亡国破家，虽有此，亦为人所夺，故不得以为乐也。

《诗》^①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’

赵岐曰：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之篇也。言文王始初经营规度此台，众民并来治作之，而不与之相期日限，自来成之。

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

赵岐曰：言文王不督促使之。亟，疾也。众民自来赴，若子来为父使之也。

王在灵囿，麀^②鹿攸伏，麀鹿濯濯^③，白鸟鹤鹤^④。

赵岐曰：麇鹿，牝鹿也。言文王在囿中，麇鹿怀妊，安其所而伏不惊动也。兽肥饱则濯濯，鸟肥饱则鹤鹤而泽好而已。

王在灵沼，于物^⑤鱼跃。’

赵岐曰：文王在池沼，鱼乃跳跃喜乐，言其德及鸟兽鱼鳖也。

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麇鹿鱼鳖。

赵岐曰：孟子为王诵此诗，因曰文王虽以民力筑台凿池，民由欢乐之，谓其台、沼若神灵之所为，欲使其多禽兽以养文王者也。

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

赵岐曰：偕，俱也。言古之贤君，与民同乐，故能得其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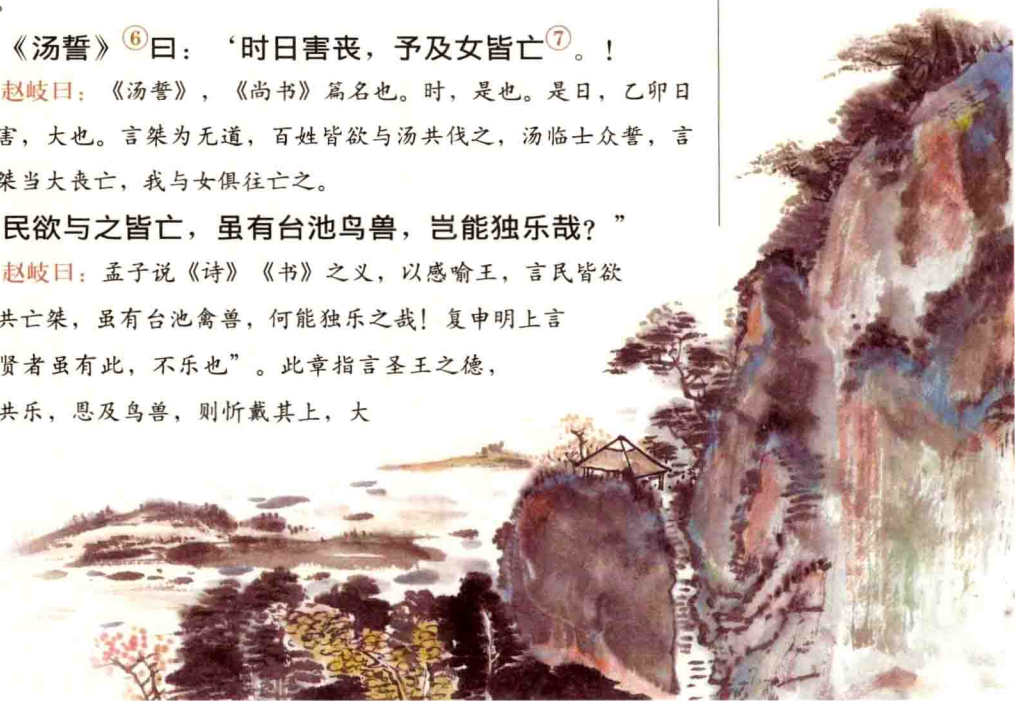
朱熹曰：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之篇。经，量度也。灵台，文王台名也。营，谋为也。攻，治也。不日，不终日也。亟，速也，言文王戒以勿亟也。子来，如子来趋父事也。灵囿、灵沼，台下有囿，囿中有沼也。麇，牝鹿也。伏，安其所，不惊动也。濯濯，肥泽貌。鹤鹤，洁白貌。于，叹美辞。物，满也。此引《诗》而释之，以明“贤者而后乐此”之意。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，而民反欢乐之，既加以美名，而又乐其所有。盖由文王能爱其民，故民乐其乐，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。

《汤誓》^⑥曰：‘时日害丧，予及女皆亡^⑦。’

赵岐曰：《汤誓》，《尚书》篇名也。时，是也。是日，乙卯日也。害，大也。言桀为无道，百姓皆欲与汤共伐之，汤临士众誓，言是日桀当大丧亡，我与女俱往亡之。

民欲与之皆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赵岐曰：孟子说《诗》《书》之义，以感喻王，言民皆欲与汤共亡桀，虽有台池禽兽，何能独乐之哉！复申明上言“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”。此章指言圣王之德，与民共乐，恩及鸟兽，则忻戴其上，大



平化兴。无道之君，众怨神怒，则国灭祀绝，不得保守其所乐也。

朱熹曰：此引《书》而释之，以明“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”之意也。《汤誓》，《尚书》篇名。时，是也。日，指夏桀。害，何也。桀尝自言：“吾有天下，如天之有日，日亡吾乃亡耳。”民怨其虐，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：“此日何时亡乎？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。”盖欲其亡之甚也。孟子引此，以明君独乐而不恤其民，则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乐也。

注释

①《诗》：此处引自《诗经》的《大雅·灵台》，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德行的诗歌。灵台的旧址在今陕西户县。

②麇：雌鹿。

③濯濯：肥硕的样子。

④鹤鹤：洁白的样子。

⑤于：句首助词，无义。物：满。

⑥《汤誓》：《尚书》篇名，商汤讨伐夏桀的誓师檄文。

⑦时：这。害：通“曷”，何时。女：通“汝”，你。夏桀曾自诩为太阳，民众对他的怨恨也连累到太阳。

◎ 译文

孟子谒见梁惠王。梁惠王在池塘边上一边顾盼着飞雁与驯鹿，一边对孟子说：“德行高尚的人也以此为乐么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以此为乐，而那些德行卑劣的人即便拥有这些，也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快乐。（周文王与夏桀的事迹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）《诗经·灵台》篇说：‘开始规划筑灵台，经营设计善安排。百姓出力共兴建，没花几天成功快。开始规划莫着急，百姓如子都会来。君王在那大园林，母鹿懒懒伏树荫。母鹿肥壮毛皮好，白鸟羽翼真洁净。君王在那大池沼，啊呀满池鱼窜蹦。’文王虽然也是借助百姓的力量来兴建高台与池塘，但百姓却非常喜悦，他们将高台命名为‘灵台’，将池塘命名为‘灵池’，为其中拥有驯鹿、鱼鳖而欢欣不已。古代的君子与民同乐，因此在心理上有极大的满足。（夏桀的情形却与之不同）《尚书·汤誓》说：‘这太阳何时陨落啊，我愿与你同归于尽。’既然百姓已经希望与他同归于尽了，那么夏桀即便

拥有亭台楼阁、珍禽异兽，难道还能独自享受么？”

解读

同样是高台、池塘，同样是飞禽走兽，德行高尚的人可以从体会到真正的快乐，而德行卑劣的人却不能，原因在于是否与民同乐。在修筑灵台、灵沼时，百姓之所以踊跃参与，既是出于对文王的爱戴，也是因为他们将从中获取快乐。竣工之后，灵台即是百姓的牧场，灵沼即是百姓的池塘。文王既因为百姓的爱戴而感怀，也因为百姓可以从获益而欣喜，面对美景，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观赏而不会受到悲伤、忧虑等情感的扰乱。

夏桀为了自己的享乐，使得民众的田地荒芜，父母妻子离散，虽然自诩为太阳，百姓却希望与他同归于尽。商汤的军队正在讨伐，自己的军队已经溃败，国都即将成为废墟，社稷即将倾倒，自己不知将被怎样处置，眼前的亭台楼阁、珍禽异兽不知将归属于谁，在这时，他虽然希望寻求快乐，却只能愁眉紧锁，虽然想要忘记烦恼，却只能听任烦恼袭上心头。

孟子希望当政者向文王学习，但是听从他劝告的，却没有多少人。即便是现在，也有一些劳民伤财的“政绩工程”“形象工程”，除了能够帮助官员获取“面子”外，百无一用，恰与孟子口中“夏桀”的台、沼相似，怎能不叫人为之感叹？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”

赵岐曰：王侯自称孤寡，言寡人于治国之政，尽心欲利百姓。焉耳者，息至之辞。

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^①，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

赵岐曰：言凶年以此救民也。魏旧在河东，后为强国，兼得河内也。

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

赵岐曰：言邻国之君用心忧民，无如己也。

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赵岐曰：王自怪为政有此惠，而民人不增多于邻国者，何也？

朱熹曰：寡人，诸侯自称，言寡德之人也。河内、河东皆魏地。凶，岁不熟也。移民以就食，移粟以给其老稚之不能移者。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”

赵岐曰：因王好战，故以战事喻解王意。

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赵岐曰：填，鼓音也。兵以鼓进，以金退。孟子问王曰：今有战者，兵刃已交，其负者弃甲曳兵而走，五十步而止，足以笑百步者否？

曰：“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

赵岐曰：王曰：不足以相笑也。是人俱走，直争不百步耳。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”

赵岐曰：孟子曰：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，王之政犹此也，王虽有移民转粟之善政，其好战残民与邻国同，而独望民之多，何异于五十步笑百步者乎？

杨时曰：“移民移粟，荒政之所不废也。然不能行先王之道，而徒以是为尽心焉，则未矣。”

朱熹曰：填，鼓音也。兵以鼓进，以金退。直，犹但也。言此以譬邻国不恤其民，惠王能行小惠，然皆不能行王道以养其民，不可以此而笑彼也。

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。

赵岐曰：从此已下，为王陈王道也。使民得三时务农，不违夺其要时，则五谷饶穰，不可胜食。

数罟^②不入洿池^③，鱼鳖不可胜食也。

赵岐曰：数罟，密网也。密细之网，所以捕小鱼鳖也，故禁之不得用。鱼不满尺不得食。

元·方从义·林屋幽居图



斧斤^④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

赵岐曰：时谓草木零落之时，使材木茂畅，故有余。

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

赵岐曰：憾，恨也。民所用者足，故无恨。

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

赵岐曰：王道先得民心，民心无恨，故言王道之始。

朱熹曰：农时，谓春耕夏耘秋收之时。凡有兴作，不违此时，至冬乃役之也。不可胜食，言多也。数，密也。罟，网也。洿，窊下之地，水所聚也。古者网罟必用四寸之目，鱼不满尺，市不得粥，人不得食。山林川泽，与民共之，而有厉禁。草木零落，然后斧斤入焉。此皆为治之初，法制未备，且因天地自然

之利，而撙节爱养之事也。然饮食、宫室所以养生，祭祀、棺槨所以送死，皆民所急而不可无者。今皆有以资之，则人无所恨矣。王道以得民心为本，故以此为王道之始。

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

赵岐曰：庐井、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，冬入保城二亩半，故为五亩也。树桑墙下，古者年五十，乃衣帛矣。

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

赵岐曰：言孕字不失时也。七十不食肉不饱。

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。

赵岐曰：一夫一妇，耕耨百亩。百亩之田，不可以徭役夺其时功，则家给人足。农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，故总言数口之家也。

谨庠序^⑤之教，申^⑥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^⑦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

赵岐曰：庠序者，教化之宫也。殷曰序，周曰庠。谨修教化，申重孝悌之义。颁者，班也。头半白班班者也。壮者代老，心各安之，故颁白者不负戴也。

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

赵岐曰：言百姓老稚温饱，礼义修行，积之可以致王也。孟子欲以风王何不行此，可以王天下，有率土之民，何但望民多于邻国？

朱熹曰：五亩之宅，一夫所受，二亩半在田，二亩半在邑。田中不得有木，恐妨五谷，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。五十始衰，非帛不

暖，未五十者不得衣也。畜，养也。时，谓孕子之时，如孟春牺牲毋用牝之类也。七十非肉不饱，未七十者不得食也。百亩之田，亦一夫所受。至此则经界正，井地均，无不受田之家矣。庠、序，皆学名也。申，重也，叮咛反复之意。善事父母为孝，善事兄长为悌。颁，与斑同，老人头半白黑者也。负，任在背。戴，任在首。夫民衣食不足，则不暇治礼义；而饱暖无教，则又近于禽兽。故既富而教以孝悌，则人知爱亲敬长而代其劳，不使之负戴于道路矣。衣帛食肉但言七十，举重以见轻也。黎，黑也。黎民，黑发之人，犹秦言黔首也。少壮之人，虽不得衣帛食肉，然亦不至于饥寒也。凡有天下者，人称之曰王，则平声。据其身临天下而言曰王，则去声。后皆仿此。此言尽法制品节之详，极裁辅相之道，以左右民，是王道之成也。

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涂有饿莩^⑧而不知发。

赵岐曰：言人君但养犬彘，使食人食，不知以法度检敛也。涂，道也。饿死者曰莩。《诗》曰：“莩有梅。”莩，零落也。道路之旁有饿死者，不知发仓廩以用振救之也。

人死，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：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

赵岐曰：人死，谓饿疫死者也。王政使然，而曰非我杀之，岁杀之也，此何以异于用兵杀人，而曰非我也，兵自杀之也。

王无^⑨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赵岐曰：戒王无归罪于岁，责己而改行，则天下之民皆可致也。此章指言王化之本，

在于使民养生丧死之用备足，然后导之以礼义，责已矜穷，则斯民集矣。

朱熹曰：检，制也。莩，饿死人也。发，发仓廩以赈贷也。岁，谓岁之丰凶也。惠王不能制民之产，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，则与先王制度品节之意异矣。至于民饥而死，犹不知发，则其所移特民间之粟而已。乃以民不加多，归罪于岁凶，是知刃之杀人，而不知操刀者之杀人也。不罪岁，则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。天下之民至焉，则不但多于邻国而已。

程颐曰：“孟子之论王道，不过如此，可谓实矣。”又曰：“孔子之时，周室虽微，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，故《春秋》以尊周为本。至孟子时，七国争雄，天下不复知有周，而生民之涂炭已极。当是时，诸侯能行王道，则可以王矣。此孟子所以劝齐、梁之君也。盖王者，天下之义主也。圣贤亦何心哉？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。”

注释

①河内：相当于今河南境内的黄河以北地区。河东：今山西西南部。

②数罟：网孔细密的渔网。

③洿池：大池塘。

④斤：砍刀，古代常斤、斧连称。

⑤庠、序：古代用来指称地方学校。

⑥申：一再，重复。

⑦颁白：通“斑白”，头发花白的样子。

⑧莩：饿死的人。

⑨无：通“毋”，不要。

译文

梁惠王说：“我对于国家，真是费尽心力了。河内发生饥荒时，

